

马桑树儿搭灯台

□邱方

1934年5月1日下午,兴隆麻田坝猴栗树脚突然出现一支队伍,他们灰帽灰衣灰裤,红色五角星搭配红色领章,正有序地走进朝门,进入寨院。

几个青年见状,准备逃入后山密林中。一人觉得眼熟,笑着说:“不用了,这是红军。二十几天前,就是从这里经过的。”他们才放下心来,不再逃离。

原来,贺龙大部队上次转移,就是从院外的大路上走的,人很多,接二连三,到下午才过完。头天,部队在洞长坝落脚住宿,有十几人住在邱家庄。守庄人有个十岁的儿子,凌晨起来对着尿桶撒尿,“哗哗”地响。一个醒了的战士开玩笑说:“噫,你还架起机枪扫。”几个醒来的战士都笑了。部队离开时,邱家庄人见他们秋毫无犯,主动开仓送粮,得到部队首长赞赏。部队离开后的第三天,故事就传到了麻田坝。由此,他们对贺龙部队有了一定了解:纪律严明,战士亲和开朗。

领队的是一个身材较高,满脸胡须,腰插手枪的汉子。他们来到“长十间”,问正在忙碌的大娘:“老乡,请问你家贵姓?”

“我家姓邱。”大娘谨慎回答。

“姓邱!”这位带队的眼睛放光,“原来是门上挂枷担——枷(家)门呀!”

原来,这位领队也姓邱,气氛一下子缓和了。

大娘急忙搬来凳子,又是烧水,又是泡茶。

教私塾的芬三先生,非常开明,听说来了许多兵,亲自送来蔬菜和粮食,还安排人弄饭。

领头的汉子说:“不用了,我们自己动手。”他立即安排战士们劈柴的劈柴,烧火的烧火,弄饭的弄饭。

晚上,天气有点冷,大娘烧起大火,大家围坐在火铺上。这时,大家才知道领头的是位排长。

邱排长讲了许多革命道理,还赞美了老百姓的热情,也

赞美了芬三先生知书达理、乐于教书的品行,大家相谈甚欢。

邱排长宣布就地休整。他看见板栗坡上码了许多草树,就问:“那些草,拿来干什么?”

大娘回答:“以前拿来喂牛,现在牛少了,剩下的拿来烧灶火。”

“我们去弄点来打草鞋,行么?”

“随便弄,靠路边的草树就是我的家。”大娘叫来丈夫带路去取,还从楼上拿下许多棕衣,用来搓细绳。

准备就绪,邱排长安排,除了站岗的,每人打两双草鞋。

有一位十五六岁的红军少年,很活泼,看见门口站着几个怯生的小孩,招手示意,叫他们过来。

他指着排长说:“我也姓邱,不过他的丘没有耳朵,所以他不听我的。我的邱有耳朵,所以,我听他的。”

孩子们都笑了。

其实,丘和邱是一个姓,这个少年是排长的侄儿,湖南桑植人。

他又指着旁边的一棵干马桑树,问:“这是什么树,你们知道吗?”

“马桑!”孩子们笑了,“这柴多的是。”

“你们知道它为什么长不高吗?”

孩子们摇摇头。他说:“相传很久很久以前,马桑树长得又高又直,顽皮的猴子顺着马桑树上爬,企图打翻天河水淹没人间,天神怒而诅咒道‘上天梯,不要高,长到三尺就弯腰’,从此,马桑树再也长不高了。”

孩子们听得入神,还要他讲。他故意卖个关子,说:“我要打草鞋,忙不过来。”

一个小名叫“莽大”的孩子,十来岁,拿起几根草,边梳理边说:“你给我们讲故事,我帮你打草鞋。”

红军少年就是要他这句话,说:“我的故事不多,我教你们唱歌,怎么样?”

听说教唱歌,孩子们十分高兴。

“我教你们唱桑植民歌‘马桑树儿搭灯台’。”于是,红军少年哼唱起来:

马桑树儿搭灯台
写封书信与姐带
郎去当兵姐在家
我三五两年不得来
你个儿移花别处栽

马桑树儿搭灯台
写封书信与郎带
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
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
春天的牡丹花不开

其他会唱的红军战士也跟着唱了起来,孩子们也加入其中。唱了几遍后,孩子们也会唱了。

有个孩子说,我要改歌词:马桑树儿搭灯台,红军战士教歌来。

“莽大”说,不如:马桑树儿搭灯台,红军排长引路来。

你一句,我一句,孩子们玩得十分开心。

第三天,吃了早饭,邱排长安排大家打扫庭院,还把每家每户的水缸盛满水。“长十间”的老大爷一早出门,挖了许多野葱,送给红军……

下午,一个叫邱令长的后生,气喘吁吁从湖北高洞跑来,找到芬三先生,说:“三伯伯,我要参加红军,您给我介绍一下。”

原来,上次贺龙红军在洞长坝住宿时,邱令长也刚好在那里,目睹了红军的所作所为。部队走后,他有些后悔没有果断加入红军。这次,听说是红军来到麻田坝,他就赶过来,再也不愿错过这次机会。

芬三先生说:“你要考虑好,当兵不是儿戏。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”

邱令长信心满满地说:“我不怕。我想好了。”他笑笑。

芬三先生考虑到邱令长能吃苦,又能独立思考问题,忠厚本分,就说:“我们去找邱排长。”

邱排长听说邱令长愿意参加红军,便爽快地答应下来。

芬三先生问:“你还要回家吗?”

邱令长说:“不了!”

“那我给你准备一床薄被。”

邱令长点头应允。

第四天早上,吃完早饭,战士们启程。芬三先生提来二十多双草鞋,对邱排长说:“这是我给邱家军送的鞋子,你一定要收下。”

邱排长立即纠正:“错了,先生,我们是人民的红军。”

芬三先生又拿出一双纯麻草鞋,说:“这是我送给你的。”

邱排长说:“其他的可以,这双不能收。我们是官兵一致,你是让我犯错误呀!”

原来,芬三先生见战士们打草鞋,他就叫家人跑了整个院子,收了这些草鞋。本想派人到其他院子去收购,又怕引起误会。那双纯麻草鞋,他一直压在箱底,舍不得穿。

他把这些鞋子全部挂在邱令长身上,再三嘱咐。

这时,“长十间”大娘走来,掏出六个煮熟的鸡蛋,硬要塞给邱排长。邱排长再三拒绝。

大娘不高兴了,说:“上前天才认的亲族,今天就不认了?”

拗不过大娘,他从身上摸了摸,掏出四个铜币,感觉太少,找战士凑,一共九个,给大娘。大娘说什么也不接,邱排长只好放在凳子上。

走出朝门,“莽大”跑过来,大声喊:“我给你们唱首歌。”

马桑树儿搭灯台
送军送到朝门外
挥手告别舍不得
记到记到要转来

红军少年别过脸去,邱排长大声喊道:“听令,转身,敬礼,跟着我跑,我唱一句跟唱一句。”

马桑树儿搭灯台,革命胜利就回来!

优美的旋律弥散在纯净的空气中……

“牛皮膏”与红军相逢不相识的缘

□邱方

“牛皮膏”是邱令才的外号。

兴隆人邱令才,生于1906年,因单纯粗鲁,朴实豪爽,乐于助人,又爱喝酒,人们以“牛皋”相称。又因他做事“皮”(不急)、遇事“缠”,与“牛皮膏”的特质相近,人们又叫他“牛皮膏”。

1934年2月的一天下午,天气骤变,风吹在身上,寒冷刺骨,路上结了一层薄冰。一个头戴礼帽、手拄文明棍、身穿长衫的中年人来到兴隆八穴。恰巧,牛皮膏挑着水桶去打水。那人一口外地腔:“老乡,请问上兴隆怎么走?路宽不宽?路上有没有关卡?”

牛皮膏一手扶担,一手指着前方说:“就往这个方向走,路陡,没有卡子。”看中年人似懂非懂,牛皮膏又打着手势比划。

这时,过来几个纨绔子弟,他们凑在一起,交头接耳一番,“嘻嘻”笑着走了过来。原来,这群少年无所事事,专爱欺生,见到外人总要戏弄一番,以此取乐。

一个叫“三娃子”的少年,悄悄来到那人身边,手一举,猛地一碰,那人的文明棍脱手掉进水田里。只见他一个翘起,正待站稳身子,另一个少年飞奔而过,手臂一带,那人“啊”的一声,一头栽倒在冬水田里……

牛皮膏放下水桶,把中年人拉了起来,又蹬掉鞋,挽上裤腿,捡起文明棍,见中年人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,不由得怒火中烧,冲着那几个少年骂道:“你几爷子好缺德,要遭雷打的!”

那几个少年不服气,又不敢回骂,边跑边喊:“牛皮膏,巴到焦,看到看到要死掉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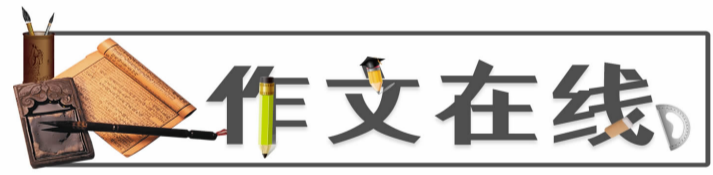
牛皮膏把中年人带到家里,抱来木柴,烧起一炉大火,又找来一块木片,刮掉中年人身上的污泥。接着,打来一盆水,用棕刷慢慢地刷。弄干净后,让中年人坐着烤火。

牛皮膏在铁三脚上架起锅,熬好姜汤,舀了一碗递给中年人。他又找来一些红薯,放在火上烤。熟后,拿出仅剩的二两包谷酒,一人一半,算是二人的晚餐。尽管晚餐不丰盛,但他们吃得十分开心!

第二天,那人千恩万谢,告别而去……

5月,贺龙部队来到八穴,有一个中年红军向老乡打听“刘高”的情况,而附近并没有一个叫“刘高”的人,于是有人联想到邱令才的外号叫“牛皮膏”,怕他有所不测,偷偷报信。牛皮膏听说部队的人点名找他,怕有麻烦,吓得跑进后山的森林中,躲了起来。

后来,那位红军说他去年来过这里,得到一个叫“刘高”的好心人帮助,他想当面表示感谢,如今没有见到他本人,让老乡见到“刘高”后,代他向“刘高”问好,并表示感谢。人们这才知道,牛皮膏帮助的人,原来是红军的“探子”(侦察兵)。由此,牛皮膏拥有了一段与红军相逢不相识的缘分。



我和爷爷的上学路

□县实验小学五年级(13)班李奇宝

最近,我每天上学都是卡着时间点进教室,为这,没少挨爷爷的批评。我不理解:“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赶到教室就好了呀!”爷爷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,轻轻叹了一口气,说:“你们是在福中不知福哇!你知道我们那阵是怎么上学的么?”

我不明白:“难道不是走路、坐公交车或者坐出租车吗?”

看着我天真的样子,爷爷哭笑不得:“我们那时候,不要说出出租车、公交车,连自行车都没有。只能靠‘11路’汽车——双脚,走半个小时泥巴路,才能到学校。在此之前,还要去山坡上割点草回家喂牛,才能出发。”说到这里,爷爷微微转过头,继续对我说:“还得祈祷别下雨。要是碰上下雨天,泥巴路就变成了滑梯路,一路上不知要摔多少跟头。直到看到那个破旧的大铁门和泥土墙,目的地就到了。教室里,摆放的都是用几块木板钉起来的、不太规整、歪歪斜斜的简易桌凳,桌凳前方摆着一板旧木板,这就是黑板,学习条件十分简陋。”

听了爷爷的话,我大吃一惊:“啊,真的难以想象!”爷爷看到我的表情,微微一笑,接着说道:“我那时算幸福的,因为你的祖祖坚信‘再穷不能穷教育’,再苦再难也坚持送我上学。我每天伴着夕阳放学回家,写完作业就去放牛,放完牛还要帮忙干些农活。”爷爷望着我,感慨道:“现在多好,你多幸运,生活在和平又繁荣的年代。”

我陷入了沉思:是啊!党的一系列好政策——改革开放、基础设施建设、九年义务教育、西部大开发……就像红日一样给祖国大地送来了温暖。教学条件大幅改善,我们不仅拥有宽敞的运动场、高大的教学楼,而且享有各种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设备,破旧的黑木板早已被智能黑板取代,书写顺滑又流畅,桌椅被漆得油亮,结实又稳当。交通环境得到优化,宽阔平坦的柏油路、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,让我们可以便捷地到达学校。

翻开新书本,空气中弥漫着阵阵墨香。看着黑板上方悬挂的五星红旗,它仿佛在告诉我:尊重历史,感恩先烈,珍惜现在。

(指导教师:黄艳琼)

老友相逢

邱进民摄

第1036期

